**《**[**呐喊**](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91%90%E5%96%8A)**》自序**

**鲁迅**

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，后来大半忘却了，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。所谓回忆者，虽说可以使人欢欣，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，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，又有什么意味呢，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，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，到现在便成了《[呐喊](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91%90%E5%96%8A)》的来由。

我有四年多，曾经常常，——几乎是每天，出入于[质铺](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8%B4%A8%E9%93%BA)和药店里，年纪可是忘却了，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，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，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，在[侮蔑](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4%BE%AE%E8%94%91)里接了钱，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。回家之后，又忙别的事了，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，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：冬天的芦根，经霜三年的甘蔗，蟋蟀要[原对](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8E%9F%E5%AF%B9)的，结子的平地木，……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。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。

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，我以为在这路途中，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；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，仿佛是想走异路，逃异地，去寻求别样的人们。我的母亲没有法，办了八元的川资，说是由我的自便；然而伊哭了，这正是情理中的事，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，所谓学洋务，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，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，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，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。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，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，在这学堂里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，算学，地理，历史，绘图和体操。生理学并不教，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《[全体新论](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85%A8%E4%BD%93%E6%96%B0%E8%AE%BA)》和《化学卫生论》之类了。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，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，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，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；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，又知道了[日本维新](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6%97%A5%E6%9C%AC%E7%BB%B4%E6%96%B0)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。

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，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。我的梦很美满，预备卒业回来，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，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，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。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学的方法，现在又有了怎样的进步了，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，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，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，而时间还没有到，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，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。其时正当[日俄战争](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6%97%A5%E4%BF%84%E6%88%98%E4%BA%89)的时候，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，我在这一个讲堂中，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彩。有一回，我竟在[画片](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7%94%BB%E7%89%87)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，一个绑在中间，许多站在左右，一样是强壮的体格，而显出麻木的神情。据解说，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，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，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。

这一学年没有完毕，我已经到了东京了，因为从那一回以后，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，凡是愚弱的国民，即使体格如何健全，如何茁壮，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，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。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，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，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，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，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。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，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；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，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，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，商量之后，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，名目是取“新的生命”的意思，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，所以只谓之《[新生](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6%96%B0%E7%94%9F)》。

《[新生](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6%96%B0%E7%94%9F)》的出版之期接近了，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，接着又逃走了资本，结果只剩下[不名一钱](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4%B8%8D%E5%90%8D%E4%B8%80%E9%92%B1)的三个人。创始时候既已背时，失败时候当然无可告语，而其后却连这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运命所驱策，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，这就是我们的并未产生的《[新生](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6%96%B0%E7%94%9F)》的结局。

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，是自此以后的事。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；后来想，凡有一人的主张，得了赞和，是促其前进的，得了反对，是促其奋斗的，独有叫喊于生人中，而生人并无反应，既非赞同，也无反对，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，无可措手的了，这是怎样的悲哀呵，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。

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，如大毒蛇，缠住了我的灵魂了。

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，却也并不愤懑，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，看见自己了：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[应者云集](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BA%94%E8%80%85%E4%BA%91%E9%9B%86)的英雄。

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，因为这于我太痛苦。我于是用了种种法，来麻醉自己的灵魂，使我沉入于国民中，使我回到古代去，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，都为我所不愿追怀，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，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，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。

S会馆里有三间屋，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，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，而这屋还没有人住；许多年，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。客中少有人来，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，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，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。夏夜，蚊子多了，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，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，晚出的[槐蚕](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6%A7%90%E8%9A%95)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。

那时[偶或](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81%B6%E6%88%96)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，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，脱下长衫，对面坐下了，因为怕狗，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。

“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？”有一夜，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，发了研究的质问了。

“没有什么用。”

“那么，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？”

“没有什么意思。”

“我想，你可以做点文章……”

我懂得他的意思了，他们正办《[新青年](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6%96%B0%E9%9D%92%E5%B9%B4)》，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，我想，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，但是说：

“假如一间铁屋子，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，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，不久都要闷死了，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，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。现在你大嚷起来，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，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，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？”

“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，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。”

是的，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，然而说到希望，却是不能抹杀的，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，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，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，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，这便是最初的一篇《[狂人日记](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7%8B%82%E4%BA%BA%E6%97%A5%E8%AE%B0)》。从此以后，便[一发而不可收](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4%B8%80%E5%8F%91%E8%80%8C%E4%B8%8D%E5%8F%AF%E6%94%B6)，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，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，积久就有了十余篇。

在我自己，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，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，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，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，使他不惮于前驱。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，是可憎或是可笑，那倒是[不暇顾及](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4%B8%8D%E6%9A%87%E9%A1%BE%E5%8F%8A)的；但既然是呐喊，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，所以我往往不恤委婉了一点，在《[药](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8%8D%AF/2361462)》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，在《[明天](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6%98%8E%E5%A4%A9/3537957)》里也不叙[单四嫂子](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8D%95%E5%9B%9B%E5%AB%82%E5%AD%90)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，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。至于自己，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，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。

这样说来，我的小说和艺术的距离之远，也就可想而知了，然而到今日还能蒙着小说的名，[甚而至于](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7%94%9A%E8%80%8C%E8%87%B3%E4%BA%8E)且有成集的机会，无论如何总不能不说是一件侥幸的事，但侥幸虽使我不安于心，而悬揣人间暂时还有读者，则究竟也仍然是高兴的。

所以我竟将我的短篇小说结集起来，而且付印了，又因为上面所说的缘由，便称之为《[呐喊](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91%90%E5%96%8A)》。

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日，鲁迅记于北京。